

帝国阵营

有一条大河穿过中原大地，河畔有一个小聚落。聚落四处征战，凝聚了周边的力量，成为酋邦。大河泛滥，多难兴邦。一个接一个贤明的君王，带领人民战胜水患，抵抗外侮，平定内乱。然后他们发现了一个更宽广的世界。他们不是独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。森林民族，山地民族，低地民族，群岛民族与草原民族。他们并不是所有人都喜好战争，也不是所有人都享受和平。经过一段相互征伐的岁月，终于高祖降世。他励精图治，在人生的最后征服了森林民族。虽然他死在了远征的路上，但是他的后代子孙把胜利延续了下去。现时已是武帝当政，山地民族，低地民族，群岛民族皆已俯首称臣。武帝建立帝国，万民朝拜。为了歌颂他的英名，人们称他为帝皇。而现在，帝皇已经年迈，他无时无刻不在看着北方，那片辽阔的草原上还有一个民族，在威胁着帝国的边疆。

- **长枪**

瘦弱的中原人，之所以能统御天下，这些精装重甲的长枪手实在功不可没。这里不需要自命不凡眼高于顶的人。荣誉与奉献的背后，是严苛至极的训练，以及随之而来铁一般的纪律。从来没有一个集体，能够像他们那样，迎着敌人的冲锋与箭雨，向前，向前，最终将帝皇的旗帜插遍这个世界。

- **矛盾**

中原王朝并不排斥学习。在征服山地民族的过程中，他们仔细学习了对手非凡的组织能力，然后作出了改变。他们不再要求绝对的服从，而是把权利下放给把总、哨官乃至最底层的队长。然后这支部队活过来了。仿佛有一个统一的智慧在指引着这些手持长矛与大盾的战士，他们用复杂多变的战术来迎接各种挑战。然后，他们用一场接一场的胜利，震惊了整个帝国。

- **长刀**

高大威猛的森林民族极难被驯服，但他们才是最勇敢的战士。彼时，他们身着兽皮手持战斧，就给帝国造成了无尽的麻烦。而现在，帝国用重甲与长刀武装了他们。飞将军曾在酒席中说过：“发愁啥？把小伙子们扔到最难打的地方，等他们把敌人都杀光不就好啦？”这不是一句玩笑话。

- **盾戟**

低地民族很难缠。他们的战士像他们的商人一样难缠。他们在战场上倏忽左右，总是出现在意想不到的地方。归顺帝国之后，他们便成为了沼泽，成为了藤蔓。他们像胶水一样裹挟着敌人的行动，让他们痛苦而迟缓。然后敌人只能在绝望中等待着帝国的制裁。

- **机弩**

没有人知道这些人何时出现在中原大地上，只知道他们来自群山深处。他们衣带飘飘，长须长发，比起战士，更像教书先生。他们说要进献战阵之术，却换来满朝嗤笑。然后他们

抬起机括，上弹，扣动扳机。便射穿了笑声最响的朝臣。帝皇乐于用一条贱命换来这些技术。然后把三教九流贩夫走卒都武装起来。之后的战场，便是箭雨遮天。

- **长弓**

山地民族擅长弓箭。他们能用坚韧的手指更快地拉动弓弦，也可以迎着风让羽箭飞得更远。他们说这是因为战争之神的加护，而帝国的学者们知道，这只是因为他们从小就与弓箭相伴。即便帝国已经拥有了机弩，但是这些长弓手的地位依旧无可替代。他们张弓如满月，让死亡从天而降。

- **游击**

帝国的学者们始终不明白，世界上最好的轻步兵会在群岛之间。这里的岛民桀骜不驯，与大海相伴。学者们相信这营造了他们强健的体魄与悍不畏死的气概。他们像鲨鱼，像秃鹫，像毒蛇。他们让帝国征服群岛的历程无比艰难。而现在，他们成为了帝国华丽战袍下的一柄匕首，见血封喉。

- **龙骑**

并不是所有的草原民族都是敌人。那些归顺的牧民为帝国带来了战马，帝国得以供养唯一的骑兵部队。这些战士披着甲冑骑着骏马，手持步骑两用的长铗与盾牌。平日里守卫皇城安危，战时则驰援各方。不过，与其说他们是冲锋的骑士，不如他们是巨龙一般遨游的步行战士。他们是盾，而不是枪。他们甘当帝国的柱石，把热血洒在每一片疆场。

- **大车**

群山之民不光带来了机弩，还改良了帝国中常见的辘重车辆。加高加长的体量，不光可以容纳更多物资，还能成为一个微型的移动碉堡。几辆大车以铁索首尾相连，不仅能提供掩护，还能让战士们用车中的机关对敌人造成可观的杀伤。而围绕在大车旁的战士，也更坚定更追求胜利。虽然有人暗示在了解群山之民的技术之前，应该慎重使用这些装备。可帝国的将军已经迫切地将它们部署在战场上。想这些有的没的？前线将士的生命最重要！

- **弩炮**

帝国并非没有弩车，但在它们在弩炮面前就像弹弓一样可笑。群山之民的技术让这些器械威力更大、射程更远、体积更小、更容易维护保养。帝国的工匠把这些东西视作上天的赏赐。他们迫不及待地把手中的废铜烂铁碎了融了，来给这些奇迹腾出地方。战争仿佛变成了一向技术活，只要校正准星然后用力一敲。

汗王阵营（待施工）
